



中國水兵在夏威夷

盧曉渤 著

齊南出版社



作者与出访总指挥马辛春中将在“郑和”
舰上



酋长的手杖，是他权力的象征。

作者与美国水兵
在一起。



星条旗下，白色的如棺似
船的是珍珠港事件纪念馆。



女中校的身后
正进行着夏威夷一个文化中心一年一
度的水上表演。



走向大洋

馬辛春

“郑和号”访美总指挥马辛春海军中将为本书题词

目 录

中国水兵在夏威夷	(1)
越过 180° 经线的中国女兵	(34)
在漂浮的国土上	(82)
将军的风采	(107)
沉思的蓝海湾	(114)
帷幄之中	(118)
当国旗升起的时候	(124)
天涯赤子情	(128)
彼岸并不遥远	(133)
天使的问候	(138)
“上帝”与你同在	(148)
泰国杂感	(154)
世界真奇妙	(167)
远去的白花	(185)
月是故乡明	(189)
许下一个心愿	(195)
中国将军和美国女兵	(202)
鸟语花香皆是情	(207)

中国水兵在夏威夷

1989年北京夏令时4月12日上午11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司令员马辛春中将率领的“郑和”号远洋训练舰，穿越太平洋，缓缓驶入美国夏威夷的瓦胡岛。

年轻的中国帆缆兵挥舞起健壮有力的手臂，用力一抛，那沉重的却是崭新的缆绳在空中划出一条美妙的弧线后，“啪”地一下，稳稳落在了珍珠港的码头上。当美国水兵迅速并准确地接住中国水兵撇来的缆绳，将它套上码头上的系缆柱上的一刹那，正按照海军特有的礼仪，在甲板上站泊的每一位中国海军军人，心中都涌起一阵激动，我们好像听见了一扇大门开启的巨响。虽然我们保持着一定的站姿，头不晃，身不动，但我们用目光在推动着这扇大门；我们用目光迎接着门后那扑面而来的新的世界。还没有交谈和接触，我们暂时还无从知道眼前那些参加欢迎仪式的主人们是怎样的心情，但从那忙碌的目光、忙碌的摄像机镜头中，从那摇在各种肤色的手中的中国国旗上，我们看到了好奇、兴奋、新鲜和激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舰对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次访问就此开始了。为期不长的访问期间，中国水兵将对夏威夷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美国历史的记忆又将留载下什么样的中国水兵形象？

一声“阿罗哈”，点亮了
一双双对视的蓝眼睛、黑眼睛

抵达珍珠港的欢迎仪式结束了。我们从各自站泊的部位撤回内舱，突然从码头上传来一阵响亮的口哨，扯住了我们的脚步，回头望去，码头高高的铁网外，站着五六个美国小伙子，他们笑着，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向我们高扬起手臂，做出翘起拇指、小指的手势。

“什么意思？”你问我，我问你，谁也不知道，这个在中国表示“六”的手势，好像还带着一定的贬意。“什么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说不上，只觉得那五颜六色的T恤衫加牛仔裤，那奇五怪六的发型颇有点玩世不恭，于是，一种长期形成的本能提防、戒备心理自然流露……

第一次走下自己的军舰，踏上他国的码头，文工团员吴一奎就遇上了一批热情的美国人，他们连比划带说地邀请中国客人一起合影，却迟迟不见吴一奎点头，而是东张西望地找什么，当纳闷的美国人终于等到吴一奎找来了另外几位中国水兵，答应了合影的要求时，美国人乐了，他们以为吴一奎出于热情和周到，让他们结识更多的中国朋友，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刚才吴一奎是在犹豫，他在凭着自己多年来受的

外事教育猜测这帮美国人为什么要和自己合影，会不会有别的什么用意，他拿不定主意，对这要求自己是该点头还是摇头，直到又找到了可以壮胆的伙伴。

那天去参加马辛春将军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杰里迈亚上将的会谈，我和美国驻华海军武官毛里森、中国驻美海军武官张永坐在一个车上，车在美丽清洁的街道上行驶，一片片的鲜花丛绿草坪从眼前闪过，一棵棵的棕榈树、椰子树在我们的视线里列队。毛里森用流利的中国话问我，是否到过海南岛，是否觉得海南岛和夏威夷很相像？

那一刻我的心里正在把这两个地方暗暗比较，毛里森一提问，我马上顺口回答说：“看到眼前的一切，我立即能想到的就是海南岛，太像了，只是这里比我们的海南要富。”话到此处我发现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光说像还不够，怎好还说别人比自己的国家富，亮自己的丑。我有些慌乱，幸亏张永武官解了我的难堪，他补充了一句：“夏威夷可比海南岛要富得多。”说得十分坦然，之后便和毛里森一起挺友好地笑了起来。我真感激张永武官使我消除了“过失心理”，可我也不能不为他这样的坦率感到新鲜。

——请不要笑话我们太拘谨、太胆小，不要笑话我们如同乡里人第一次进城那般眼花缭乱，手足无措。因为我们毕竟是第一次走出自己的国土，面对一个陌生的、完全不同的新天地，如果你忘不了你曾经从电影上、故事里、老一辈的回忆中对美国人留下的印像，也许你就能理能我们的心态和举止。

但是只要把窗户打开，就会有空气和光线在涌进涌出地交流；只要走出家门，就会有目光和思索在你来我往地交流；

只要有诚意，那么心与心之间就会有过河的桥、越岭的路，就有相通的时候。

抵达珍珠港的那天，当我们正被眼前越来越清晰的异国风情带入遐想和凝思的时候，突然像是飞进了一群鸽子，从挺远的地方响起，一片“阿罗哈”的叫喊。顺声眺望，只见岸边一片绿荫下，站着几个正向我们招手的孩子。看不清他们的面容，但是，从他们那频频挥动的手臂和雀跃不止的身影，我们相信，孩子们一定是在欢迎！“阿罗哈”的喊声那么纯真和热情，对于连续在大洋上与风浪搏斗了十几个日日夜夜的人，对于从来没有——甚至是祖祖辈辈都没有，连梦里都没有——到过这里的人，无疑是最实在也最真诚的安慰，我们的心一下子和这片土地缩短了距离。

正如我们后来了解到，那个如同我们表示数字“六”的手势，是夏威夷人特有的风格，向你伸出这个手势，就是把兄弟般的友好之情传达给了你。那么，“阿罗哈”，也是夏威夷特有的语言。相传 200 多年前，欧洲人第一次来到夏威夷群岛，立即被这里美丽的风光和牧歌般恬静悠然的生活迷住了。他们问当地人这是什么地方，主人们听不懂客人的语言，就凭着他们的善良和热情，捧出最甜美的水果，最丰盛的食品来款待远方宾客。主人们一边歌舞，一边做着手势，不停地呼喊“阿罗哈”。欧洲客人们以为这就是当地的地名，于是夏威夷就被称做“阿罗哈岛”。其实“阿罗哈”是当地的一句土语，意思包括了“你好、欢迎、再见、同情、亲切、仁慈”等等几乎所有的善意、友好的感情。

现代的夏威夷诸岛，已经满布了众多的现代化设施，已经生活了世界各地移居来的人们。但是，“阿罗哈”的问候一

直保留了下来，“阿罗哈”的精神也一直流传了下来，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独特的魅力，使其成为世界瞩目的旅游胜地。

今天，当我们中国水兵也来到这里时，“阿罗哈”的热情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也打开了我们的心窗。“郑和”舰停靠珍珠港的当晚，我们走出码头，沿着干净清静的柏油马路散步。轻柔的海风阵阵吹拂，仿佛要抹掉我们一路的疲劳。迎面走来一群年轻人，远远地发现了我们，便停止了他们自己的交谈，向我们露出微笑。我们也回以微笑。双方都像要打招呼，可又好像一下子不知该怎样开这个头。突然，不知是谁，这样精灵地，试探着喊了一句“阿罗哈”，竟没想到引起这样强烈的反响！对面一双双黄色的、蓝色的眼睛里，顿时闪动了惊喜的光亮。“阿罗哈”，他们回应着，双方一起喊着走到了一起。

随后的几天里，我们发现这里的人们喜欢做那表示友好的手势，也喜欢说“阿罗哈”，走在街上，迎面而来的人们会对你喊它；身边驶过的汽车里会向你飞来它；商店的售货员会用它向你表示欢迎、感谢；连小小年纪的孩子也会喊着它和你一起合影留念。人们是这样普遍地使用着“阿罗哈”，人们是这样真挚地喜爱这个词，不论相识与否，只要道一声“阿罗哈”，你就能看到微笑，只要道一声“阿罗哈”，你就能得到亲切的回应。

在“郑和”舰抵达珍珠港的欢迎仪式上，夏威夷州州长高声向中国客人喊出了“阿罗哈”，他说希望远道而来的贵宾能在这片土地上尽情享受欢乐和友谊；在著名的玻黎尼西亚文化中心，主人们高喊着“阿罗哈”，开始了他们为世界各地的游客（也包括我们中国水兵）的土著歌舞的精彩表演；在

太平洋舰队司令为中国军舰来访举行的大型招待会上，宾主双方一边频频举杯，一边以“阿罗哈”和新结识的朋友们致意；在华侨为我们召开的民间联欢会上，大洋彼岸的炎黄子孙一边高呼着“阿罗哈”，一边激动地拥抱在了一起。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了一种衣服。这种衣服有许多种面料，许多种图案，但基本都是绘着大朵的热带花朵叶瓣，围身而绕，像是挂着一串串的花环，鲜艳醒目。衣服的样式简单又大方，小翻领、短袖口，宽宽大大，看上去穿着一定舒服。当地的人们都很喜欢这种衣服，不论男女老少谁都能穿，谁穿都好看。有位华侨送给文工团的舞蹈演员罗伟一件，小伙子穿在身上，果然也很俊帅、洒脱。主人们说这衣服就叫“阿罗哈”衫，穿着“阿罗哈”衫，不管你出入官方民间什么场合，都不失身分，就像你用“阿罗哈”去和认识不认识的人们都能打招呼一样。

“阿罗哈”、“阿罗哈”，夏威夷短短数日里，我们被“阿罗哈”包围着、感染着，那热情的问候，那热情的笑容，那热情的言行，那热情的氛围，不由你不摆脱最初的拘谨和多虑，不由你不生出热情，去了解、认识眼前的陌生和新鲜。一句“阿罗哈”，几乎包容了一切。

当我们的军舰再次越过太平洋，走出大风浪返回青岛港，大家就要分离，各自返回自己的岗位时，一句“阿罗哈”牵动的却是几行止不住的热泪，几双紧握不松的手。

告别的那天早上，出访总指挥马辛春将军亲自到驻地为大家送行。将军站在海风里，眯着眼睛久久打量着他的部下，喷薄而出的旭日辉照着他招手致意的身影，整齐的部队一齐向将军喊出了“阿罗哈”；当返回北京的飞机在京郊某机场安

然着陆，共同战斗了40多天的同志们将要分手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最后一句话又喊出了“阿罗哈”；这时，我才发现一句异国他乡的土语，为什么会在世界众多的人们中流传的这样广、这样久……

母亲赐给的胸章是不能交换的，
这种情感不分国界。

在这次访美的250名中国海军官兵中，绝大多数人是头一回“开洋荤”，甚至有不少人若不是当兵入伍，还不曾离开过生其养其的小山村。有的人若问他在这次出访之前的20多年里见过几个外国人，他会扳着指头给你数出来。更别提走在异国的街头，进入异国的商店去选购，参加“洋人”的宴会去吃异国风味的地道西餐。

但是，我们不露怯。

没吃过西餐吗？在驶往夏威夷的航行中，外事处杨毅处长已经给我们上过课，教给我们坐在餐桌前，左手拿什么，右手拿什么，先使哪把叉子，后使哪把叉子。而且他还教给我们个诀窍——动作慢半拍，看看别人怎样使用。结果呢，我们不仅能在野餐会上端着一次性使用的纸盘盛上那些吃过没吃过，见过没见过的食品，边吃边和美国官兵又侃又聊，而且能模模像样地坐在美国将军举行的高级宴会上，把那些叫不出名的菜肴用使不惯的刀叉送进口中，温文尔雅，彬彬有礼。

语言不通吧？我们可以用手势比划，这可比现学外语来得快。凭着这手势我们认识了、交谈了、合影了、成了朋友。

在大洋彼岸美丽的海滩、繁华的街市，我们的水兵跻身于世界各地的游客中间，落落大方地游览参观，笑容可掬地与人们打着招呼，虽说人入生境，总有些胆怯、顾虑，我们的水兵却坦然随和，很快就调整了心理上的平衡。一个小战士道出了其中：“想一想，在他们的眼里，我们不也是‘老外’吗？没什么可怕的。”

联欢会上，豪放的主人率先迈出了舞步，中国客人也并不落后，凡被邀请者无不“召之即来”，有的干脆主动出击，走上前去向主人发出邀请。我们的水兵有的即使在国内，也会为姑娘的邀请羞红脸，有的自打出生学过走步跑步练过齐步正步，可三步四步还是头一回迈出。可他们走来了，走进了欢舞的人群，尽管这步子还不尽娴熟，但却是大方的、热情的、奔放的，以至连在一旁观看的中国留学生和我使馆工作人员都惊喜地感叹：“没想到！真没想到！”那些美国人竖起大拇指说：“中国——开放——好！”

不知谁是发起者，也不知道哪儿是发源地，但是在我们抵达珍珠港后的第二天，双方负责安排整个访问日程的官员们发现，一项绝不会正式列入他们周密、紧张、丰富的日程安排中，却又将会为时最长、人员最多的活动，已经在相互还不熟识的两国官兵中自发地展开了。那就是凭借着半生不熟的英语和约定俗成的手势，互相交换礼物。

开始，这活动是在码头上、马路边或是招待会上，三三两两几个人之间，将一枚“郑和”舰首次访美制作的绿色的纪念章给美国朋友，把一枚镶有“U. S. N”字母标志着美国海军的徽章别在中国朋友胸前，留个纪念，几分热情、几分客气。可是很快这种交换便如太平洋上的风，席卷了整个出

访活动，只要有中美两国水兵接触，就有这种纪念品交流的可能。4月14日下午，美军在绿草茵茵的操场上为来访的中国海军官兵举行盛大野餐会时，这种活动达到了高潮。几百平方米的绿草地上，几百名不同肤色的中美军人，三人一堆，五人一伙，除去海阔天空地交谈以外，更多的则是连说带比划的礼物交换。一句“哈罗”就是互相认识的介绍，一声“OK”就能证明双方满意的心情，尽管会说英语的中国军人不多，会讲汉语的美国军人更少，可这又有什么关系，指指你的肩章，再指指我的帽徽，做一个孩子们玩“粘辘粘辘锤”的手式，把两臂弯到胸前，交叉起来转几下，就替代了“交换”，话不用说，双方全明白，对方若同意，马上易物，若不同意就摇摇头，或是说句“No”，倒也不欠什么。要是换方实在求不得，便会再添点别的，直到对方点头。一次不成，无须懊丧，也许转身另找一位，就会获得满意。

此刻那几张十几米长的大桌上摆的各种食品，那几架飘着几十米外就能闻到香味的肉饼炉，都失宠了。远不如水兵胸前的一枚领花、肩上的的一颗小星星诱人，而且中国水兵发现自己出国前精心挑选专门准备做礼物送人的小工艺品，远不及自己做为一个中国海军军人所佩戴的各种标志更使美国军人青睐。其中最使美国官兵眼热的是领花（上面的“八一”标志恰恰是“郑和”舰的舷号）、军官肩章上的银星（美军将军肩章上的五星也是银灰色的）以及水兵带飘带的了帽子和有着金色麦穗和天安门、红色五角星的颇像个精巧工艺雕塑的帽徽。第一次招待会结束时，我们有十几个官兵发现放在帽架上的帽子没有帽徽，后来才知道是当时在场服务的美国官兵悄悄摘走了。有的人也留下了自己的帽徽，做了次

单方做主的交换。而对于中国海军军人来讲，美军的一切佩饰都很有吸引力，因为他们的佩饰做工很精细，种类也很多，每一种都有自己具体的涵意。要想收集齐全，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比如帽子，各兵种士兵的不一样，胸前的佩章，各舰型的军官也不一样，每一个专业都有自己的标志，每一艘军舰都有自己的舰徽。

相比之下，美军官兵要比我们显得大方。因为他们的佩饰（除非军功章）乃至军装都可以在专为他们开办的海军购物中心里买到，他们即使换出去十几个、几十个，都可以再买来相同的，不使自己出现空白。一次外出游览，为我们这辆车导游的一位上士，就送给我们每人一枚胸章。至于中国军人们就显得有些挑剔了，每次交换都要算算小帐，进行一番比较，因为我们的军装及军装上的一切都是发的，都是“无价之宝”。当兵几年下来，按照严格的规定每人留不下多少余外的，何况又远离国门，身边带的只够自己使用。尽管如此，中国水兵还是发现美军官兵也挺会掂量，虽说中国军人的佩饰没有价钱，但美军官兵的心里自有“价格表”，他认为合适，才会把手伸出来。野餐会上，一个小个子的美国水兵，大笑着，喊着，拉扯几乎每一个经过他身边的中国军人一次次地合影，我以为他喝多了，问问旁边的人才知道他是因为得到了一枚中国海军帽徽而高兴呢！

当然，这种交流，在~~在~~有价之下，更多是无价的。在形形色色的物质的交流中，更多的是形形色色的想法与念头的交流，不少素不相识的异国水兵，因为一枚小小纪念章的媒介，结下了难忘的友谊，他们互相拥抱着合影，用不同的文字留下了通信地址，他们怀着同一个美好的心愿，愿把这由纪念

章牵出的感情线扯下去，扯得很久、很久……

在这风卷浪涌般的交换中，也有一些是不能交换的。野餐会上，一位美国中尉谢绝了所有人换取他的胸章的要求，我看得奇怪，就上前去问他，他说因为是母亲送给他的——在他从军校毕业，成为一个海军军官的时候——他说，要把这枚母亲的礼物永远带在自己的胸前。我在得到他的允许后，小心地捧看了这枚胸章。金色的海浪托举着金色的军舰，高昂的舰首直指小伙子眼前的路。这是一枚很普通的海军胸章，但是，我相信它在这位美国中尉心中的份量，尤其是做为一个海军军官，在自己的生涯中少不了大风大浪，而当他在这大风大浪中珍藏着母亲赐予的希望，那时的情感是每一个有过漂洋过海经历的人都会理解的。这枚胸章属于这位中尉，而这种理解却不分国界……

野餐会之前，中美两国海军举行了一场篮球赛。比赛结束，中美双方各有一名运动员获得了“最佳运动员”奖杯。中国捧杯的是大连舰艇学院某学员队教导员王庆鹏。应该说中美两国军队的互访不多，两军之间的这种业余球赛则更少，而在球赛中能捧回奖杯的运动员就更是凤毛麟角了。于是王庆鹏成了人们注目的人物，不少当地新闻单位把录音话筒和录像镜头对准了他，不少人围着他签名留影，而那个镀金的奖杯也成了众目之的，不少人捧在手里仔细观赏，也有人提出交换、甚至收买，开价一千美金。一千美金啊！对于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这也并非小数目，何况我们王庆鹏，这次来中国访问美国也才只有八十美元的外汇补贴，这一千美金即使按国家牌价兑换，也值近四千人人民币，差不多是王庆鹏近两年的工资收入。但是，王庆鹏连碰巴都没打一个就拒绝了，

他说：“对于我来说，这种比赛机会难得，获奖的机会更难得，我很珍惜。这是荣誉，荣誉是金钱无法买去的。”

面对频频敬礼的美军，
女中校竟忘记了自己的初衷

“郑和”舰快要抵达目的地的时候，我向许多同志提出了同一个要求，希望他们之中无论是谁，在看到美国军人向我敬礼时，都要赶快按动快门，为我留下一个纪念，美国海军军人向我——一个普通的中国海军女军人——敬礼。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自己反正认为意义重大而激动不已。我反复向朋友们提出这个要求，反复为这个要求激动。但是，当我真正站在了美国海军的面前，真正和一些美国海军军人接触后，我竟忘记了自己的初衷。

我是部队的专业作者，1988年就被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改成了文职。但是这次出访为了工作的方便，我们十几个文职军人分别带上相应的肩章。在等级森严的美军面前，我这个中校已经是高级军官，尽管时时会迎来惊奇的目光，甚至常听到：“这位女士如此年轻怎么会是中校”的背后议论，但是，我所遇到的每一位中校以下军衔的美军军人都会很认真、很正规地向我敬礼。那天，专门为“郑和”号做陪同舰的“英格索尔”号驱逐舰为我舰举行军官招待会，结束时，已经入夜，军旗已经降下。当我走到舷梯口，正在值更的美国水兵在一位值更哨的带领下，立即向我立正敬礼，同时吹响了笛哨，我悄声问身边的石参谋，才明白，因为我的军衔与该